

◆ 亞洲學術文庫 ◆

女性與歷史

—— 中國傳統觀念新探

劉詠聰 著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亞洲學術文庫 ◆

女性與歷史

—— 中國傳統觀念新探

劉詠聰 著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亞洲學術文庫

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

作 者 劉詠聰

責任編輯 顏秀卿 甘玉貞

出 版 者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附屬機構〕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十五至八十三號

聯合出版大廈二十四樓

電話：887 8018

印 刷 者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益高工業大廈12樓B座

發 行 者 商務印書館營業部

九龍紅磡鶴園東街4號恒藝珠寶大廈2樓

電話：362 6207

1993年初版

© 1993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ISBN 962 290 267 7

女性與歷史

—— 中國傳統觀念新探

作者簡介

劉詠聰，一九六三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九），專治中國婦女史，旁涉中國史學史、中國宦官史、中國目錄學等範疇。現任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講授“中國史學史導論”、“中國古代婦女史”等科；並參與澳洲悉尼大學《中國婦女傳記辭典》（五冊本）之編纂，擔任清代卷主編。編有目錄索引兩種，及著有學術論文二十餘篇，散見香港、臺灣、中國大陸及荷蘭等地的學刊。

序

本書共收錄文章十二篇，其中八篇曾在中、港、臺刊物上發表，一篇是研討會講稿，另有三篇是未刊稿。不過，無論是已發表的或未發表的，今次結集時都作過若干修訂。其次，由於我和出版社方面都抱有普及與推廣學術觀點的意願，因此在堅持學術論著的質素和規格的同時，行文也力求淺易簡潔，所以亦稍異於原文的面貌。

本書正文的十一篇文章，分別探討兩個主題：傳統中國的“女禍”觀與女性“才德”觀。我希望透過本書，對這兩個影響傳統歷史詮釋及女性心態的觀念，重新作一次檢討。雖然，我對這兩個主題另有較長篇的學術論著，但是本書所錄，已能反映我對這兩個觀念的基本看法。希望本書的出版，對於中國女性史的研究以及推廣社會大眾對中國傳統婦女觀念的認識，能作出些微貢獻。

我對中國婦女史發生興趣，遠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一直以來，我認為歷史應該屬於所有人，而不是一個階級或一個性別的專利品。正當時下中西史學界已努力衝破貴族本位歷史，建立平民歷史之際，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現代史學工作者，也應該揚棄帶性別歧視的歷史觀，以及用兩性平等的觀念重建信史。我選擇中國婦女史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並

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女性，而是因為我覺得站在史學求真實求全面的立場來說，這門受盡傳統史家冷落的關於一半人口歷史的學科，亟須建立。本書附錄〈中國婦女史研究的路向〉一文，不但報導過往學術界研究婦女史的情況，而且藉此匡正世人對這門學科的誤解，及提出個人對如何發展婦女史研究的愚見，希望能拋磚引玉，喚起學術界同寅對婦女史研究的關注。

我自任教浸會學院以來，一直得到學長周佳榮博士的提點，實在感激。本書的出版，除得到他的鼓勵和指導外，書中的編次，亦得到他在百忙中代為訂定。謹此一併致謝。

最後，我必須感謝外子冠彪。早在我撰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他在學術方面已給我不少啟發和幫助。如今朝夕與共，尤感於他在精神上的無限支持，對我的研究有很大的裨益。本書之出版，正好作為我們共同生活已逾一載的紀念。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序於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

目 錄

作者簡介

序	i
---------	---

家國篇——紅顏是否禍水？

1・中國古代的“女禍”史觀	3
2・漢代以災異歸咎婦人的思想	13
3・唐宋以來“尤物禍國敗家”思想的發展	29
4・古人對“女禍”觀念的質疑	49

政治篇——婦女應否從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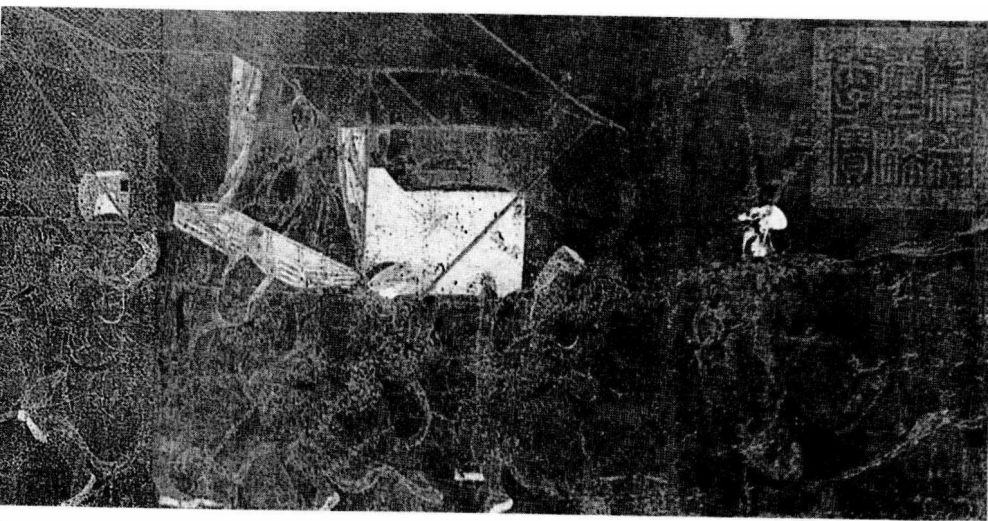
5・先秦時期禁止女性從政的言論	61
6・漢人對娶公主為妻的論議 ——關於“尚主制”的存廢問題	67
7・史家對后妃主政的負面評價	71

文化篇——女子無才是德？

8 · “女子無才便是德”說的文化涵義	89
9 · “女子弄文誠可罪” ——古代女性對於文藝創作的罪咎心理	105
10 · 古代文學作品中智取功名的女性	113
11 · 清代前期小說中“佳人”的標準	121
 附論	
12 · 中國婦女史研究的路向	127

家國篇——紅顏是否禍水？





◆（晉）顧愷之〈女史箴圖〉（部分）。此片描述班婕妤規勸漢成帝莫嬖女色，並拒與成帝同輦出遊。事見《漢書·外戚傳》。

中國古代的“女禍”史觀



女性有色或用權導致女禍？

在古人眼中，女性有色，或女性用權，都可以致“禍”。“女禍”二字，原見《新唐書·玄宗本紀》之論贊，形容唐代早期諸帝“再罹女禍”，迄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又竟再“敗以女子”。^①《新五代史·梁家人傳敘》又有類似的陳述，疾呼“女禍”足以“亡身、亡家、亡天下”。^②此兩處所指斥的“女禍”，是包括了后妃“色惑”與“弄權”兩方面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均成書於北宋，但這並不代表“女禍”的觀念要到那時才成熟；認為女性有色或用事可以為害的觀念，在上古時代經已萌芽。

歷代“女禍”史觀的輪廓

抨擊婦人干政，是“女禍”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周武王（姬發，？-約前1116；約前1134-約前1116在位）伐

紂（子辛，前？—約前1122；約前1155—約前1122在位），即以聽用婦人之言為商紂的一大罪狀，並公然引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的古訓，^③指出報曉是雄雞的責任，只有家道衰落時才由雌雞報曉。到底是周武王有所依據，還是他杜撰古語，就不得而知了。稍後，《詩經·瞻卬》所反映的“女禍”觀更益明顯：“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④詩人明顯地把禍亂之由，歸之於婦人，但詩人也只能道出其然而不能道出其所以然，是近乎前提式的否定了婦女的政治作用，反映出早期“女禍”史觀的籠統性和模糊性。

春秋、戰國之世，若干諸侯達成了“毋使婦人與國事”的共識；^⑤諸子論政，亦一再申述“耽于女樂”之不當。^⑥同時，他們也在有限的歷史基礎上塑造了一些“亡國婦人”的形象，認為桀亡於妹喜，紂亡於妲己，幽王（姬宮涅，？—前771；前782—前771在位）亡於褒姒等等。^⑦這三位夏、商、周的末代美人，連同晉國驪姬和陳國夏姬，^⑧就成了其時“尤物禍水”之典型。

漢代的“女禍”史觀，是在儒家思想抬頭和陰陽學術大行其道之下雙線發展的。首先，儒家倫理重尊卑，別男女，慕貞潔，認為陰不得居陽位，女主不得與政，后妃不得恃寵惑帝，以色獻媚。

其次，漢代確立大一統政權，入仕途徑只剩一條，士人議政進言，已不及先秦學人般意氣風發，故藉言災異以向君主施加政治責任之舉，遂大行其道。對君王如此，對后妃也

一樣，且顧忌更少。董仲舒（約前 179—前 104；一說約前 198—前 106）、劉向（前 77 或前 79—前 6 或前 8）、谷永、杜欽、班固（32—92，一說 34—94）諸人，均力陳女戒，屢舉災異，或以之為女色誤國之果，或指其為后妃干政之兆，將日食、地震、火災、水災、星殞、山崩等等自然現象歸咎婦人之“色”或“權”。再者，漢人又把妹喜、妲己、褒姒、驪姬、夏姬等形象進一步加工、渲染，塑造成一系列的“亡國美人”典型。劉向《列女傳·孽嬖傳》在這方面就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東漢“小說家者流”的作品《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又極力渲染西施以色惑吳王（夫差，？—前 473；前 496—前 473 在位），助越復國的故事，論者疑其非信史。^⑨但兩書論列之際，已由對個別亡人家國的美婦之指責，提昇而為對“美女，國之咎”^⑩等抽象觀念之認同，使“女禍”史觀之發展又跨進一步。

“女禍”史觀之基本內容大抵定於漢代，後世不過循其基調繼續演繹而已。^⑪

漢代以後，“女禍”史觀趨向平民化，“女人為禍”的觀念，亦由國而家，由天子而庶人。更多階層的美婦被指為禍人家國的尤物。

另方面，知識分子又根據種種古訓，疾呼女性不得“牝雞司晨”。禁止后妃干政的理論，無論在朝在野，均續有發展。王船山（1619—1692）的《讀通鑑論》，就是典型“女禍”史觀的代表作；對於臨朝太后和主政女皇之歷史評價，亦以負面居多。此外，漢儒指后妃得寵和干政會引起種種自然災異的說法，在魏晉南北朝以迄宋代均有繼承者，至明清

而稍衰，其餘緒發展成為相術書籍中諸種言婦人剋夫的理論。相學之書，紛論“女人凶相”、“女人九惡相”、“女人九善相”、“婦人十賤”、“妨夫論”等等，^⑫亦無非欲以“剋夫”之罪名加諸婦人，為“女禍”史觀錦上添花而已。

誠然，反對“女禍”史觀的呼聲或較客觀地評價女主政績的做法，歷代皆有。以漢代言，太史公（司馬遷，約前145或前135-？）不黜呂后（呂雉，前241-前180）功勞，^⑬陳毅上書，力陳鄧后（鄧綏，81-121）德政。^⑭到後代，李贄（1527-1602）稱家國之亡，不能徒咎聲色；^⑮唐甄（1630-1704）指妹、姐、褒假如“入於文王之宮”，則為“窈窕之淑女”；^⑯袁枚（1716-1798）認同“女寵雖自古為患”，但“其過終在男子”。^⑰至於為美人翻案的詩作亦多，其中以詠西施和楊貴妃（楊玉環，719-756）最眾。例如“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⑱“憐香不盡千詞客，招亂何關一美人”^⑲等詩句，雖則是表現了男性文人對於傾國美人一種憐香惜玉的心態，但也未嘗不是從“史學求真”之角度為美人伸冤。然而，必須指出，以上這些具有同情性的觀點，不過是在“女禍”史觀的大洪流中一些微弱的底流而已。

傳統歷史學家的偏見與情性

“女禍”史觀之所以能在中國古代社會不斷發展，因為它有兩塊重要的“土壤”。第一，就是一夫多妻制；第二，

就是專制政體。

在一夫多妻制下，自然會出現丈夫好色、妻妾爭寵以致家無寧日等現象，詭人以“尤物害人”、“紅顏禍水”的感覺，於是發為“毋耽美色”的主張。在專制政體下，帝位之傳承必以血統，則幼主以稚年嗣位的可能性甚大，所以在一片“勿使婦人與國事”的呼聲中，依然是要上演“垂簾聽政”的故事。於是，士大夫只好以種種言論，限制約束這些司晨的“牝雞”的活動了。“女禍”史觀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女禍”史觀多少反映了傳統史家的一種惰性：不管治亂真相，動輒歸咎婦人。既然傳統思想努力把女性排擠在政治舞臺之外，何以論及興亡時又不問青紅皂白地要女性負全責呢？妹喜亡夏，妲己亡商，褒姒亡周，西施亡吳，武則天、韋后、楊妃亂唐……這一系列的神話，難道就掩住了桀、紂、幽、夫差、玄宗等人以至朝臣、將領所應負的責任嗎？魯迅（周樹人，1881-1936）對此等做法曾大加鞭撻，評之為沒有出息，未嘗不是對以聖賢自居者的有力諷刺。^②

“女禍”史觀之持續發展，也和中國傳統文化之直覺心理、中國人的慣性思維、道德倫理之滲入史學著述，以及史學評論之未夠發達有關。既然前人塑造了一系列的“禍水”典型，既然前史已將婦人與亡國扯上因果關係，後代史家也樂得因循先例，以完成特定的模式。由於他們保守，所以在思想上認同“牝雞無晨”；由於他們主張“史學經世”，所以在史籍中要有道德教誨的意味，給“禍水”判罪；由於史

評發展有限，懷疑精神不足，他們也懶得推翻既定結論。於是，歷史成為男性本位，並帶有性別歧視的歷史，成為描寫男性對女性的態度的歷史。后妃是沒有個性的，不是“窈窕淑女”的童話，便是“妖姬禍國”的謊言，一切複雜的史事變得簡單明白。凡是女主專政的局面，就是陰居陽位、朝綱不振、王室中衰。大部分傳統史家也不問究竟而視此為理所當然。對於作為首腦的攝政太后，也是以其女性身分來評價，而不是從其行政首長的角色來討論。自今觀之，自是難以接受的歷史詮釋。

重建信史與兩性平等的史觀

近年，侯立朝在臺灣撰寫專書，聲稱要對古代“禍水史觀”進行大清算。他在《中國皇后史》和《十大太后臨朝》的序言中稱“禍水史觀”為無知又自私的史觀，反而盛讚“母道政治”，認為中國臨朝的太后無一不做得很好，但男性皇帝倒是最末流的皇帝。^②這是否又走向了另一極端呢？歷史不該是某一階級或某一性別（無論男女）的專利品。史學貴乎求真，而不貴矯枉過正，基於同情心而予弱者以過高之評價。侯氏理論的最大弱點，在於破壞“禍水史觀”有餘，而建設“真實信史”不足。這和西方“婦女主義史學家”把歷史上的賣淫、不貞等行為概視之為婦女自覺的抵抗形式一樣，^③正是犯了同樣的毛病。女主臨朝，不一定禍國殃民，但也不一定政通人和，難以一概而論。

如何客觀地評價歷史上的女主、后妃呢？竊以為，最重